

女性禪師道場的蹤跡：嘉興梅里伏獅禪院之昔與今（下）

中華技術學院 共同科 蘇美文

《海潮音》雜誌、第八十八卷、第二期，頁 14-22

三、人情丕變的不確定，致荒廢無人

到伏獅八年，祇園便於順治十一年（1654）圓寂了，遺命義公繼席住持伏獅禪院，由義川來負責塔院，但是：

豈啻老和尚寂後，人情皆變，師（案：即義公）為塔院受盡委曲，究竟不能本庵啟造，至第四年清明入塔。未及兩年，義川師已去世，一切主持喪事，皆師一人費心，途路跋涉，經營辛苦，川師一七內，師即染成一疾。¹

義公為了祇園塔院之事「受盡委曲」，還是不能於「本庵啟造」。直至四年後才完成，於清明節入塔。不到二年，義川就去世，義公為此途路跋涉，來往般若庵與伏獅之間，經營得相當辛苦，結果就染病，不久於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就去世了，她住持伏獅只有六年。至於對塔院之事，義公為何如此使不上力？還受盡委曲？這是否與伏獅為董氏家族所有，義公無法全權作主有關？所謂人情皆變，又是怎樣的狀況？這些都不得而知。塔院之事，應是義川負責，義川是董家之養女，而且擁有產權的帷儒母子，也相當護持祇園，為何還不能本庵啟造、受盡委曲？令人費解。祇園另一位弟子一揆曾說：

不意，辛丑春，義公法兄忽染沈痾，延余到榻，囑託後事，刻先師語錄，自已建塔，立當家規訓徒眾，以余法門手足，欲完先師未了公案。諸檀越特到參同堅請，余念老父年邁，以偈固辭。誰料冬間，嚴尊亦故，當家病危，潯溪惟孺董檀越再三相懇，于壬寅正月，勉強應請。回見先師塔院，在荒郊道路，人難看守，余身心如懸，所以復進伏獅六年，惟以塔事為念，並不攀緣涉世。²

義公臨終前，請來一揆，囑託後事。義公無嗣法弟子，所以也親書遺囑，要帷儒請一揆繼席。從這樣的過程可知，帷儒對伏獅仍擁有所有權，所以要由帷儒出面邀請。此時一揆已居於兄長為其創建的參同庵，堅持辭讓，帷儒再三相懇，才於

¹ 《伏獅義公禪師語錄》，收入《嘉興藏》第 39 冊，頁 5。（台北、新文豐、1987）

² 見《參同一揆禪師語錄》〈自敘行略訓徒〉。不知為何，語錄中董帷儒之「儒」字，皆用「孺」字，與方志不同。收入《嘉興藏》第 39 冊，（台北、新文豐、1987）。頁 16。

康熙元年（1662）入住伏獅，結果看到祇園的塔院在「荒郊道路，人難看守」，非常難過，所以她在伏獅六年，只以塔事為念，「並不攀緣涉世」，此話說得相當含蓄，與之前義公受盡委曲的處境，是否為同一困境？這是相當可能的。

一揆果然將祇園與義公的塔院遷移至參同庵後，在康熙六年（1667）從伏獅退位，並於參同庵設祖堂供奉祇園、義公、義川三人。但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再被請回伏獅。不久，又回參同，一揆於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便去世。為何八年後又要一揆再度回住？這八年主事者為何？一揆為何再住不久又退？一揆將師父與師兄的塔院遷至參同，顯然是被動、不得不然的，原因為何？種種狀況，不得而知。只知這段期間，主事者的狀況相當不穩定。義公、義川去世得太快，一揆無法分心照顧，又因某種窒礙難行的困擾，使得祇園弟子們欲振乏力。

一揆在時，稍有整頓振起，但她離開後，便「院虛無人」，王庭說：

…次一揆師住，稍振飭之，復不終。院虛無人，經年致荒而廢，蓋有繇矣。…，甫六十年，至荒廢之甚，器物去之，窗戶去之，牆壁又去之，始而散失，繼而拆毀，佛像之大者僅存，皆在風日中。³

寺內的器物散失，連建築物的窗戶、牆壁也毀壞，所有東西起初是散失，後來是被拆毀，只剩下大的佛像，在風日之中曝曬雨淋，這其中想必還包括那一尊鐵佛！

四、募之十方，期於興復

就這樣過了約八年左右，來到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王庭寫記之前。看到原來嚴盛的禪院，今日破敗如此，當地人常常歎惻不已：

董氏之後，主之者為芝筠公，地在遠，初不知，及知之，又不可問，旁觀者歎惻，共諉之，無如何，既而里中善信，因李氏謀之芝筠公求一可任興復者，僉稱覺柯禪師，遂因輿情獲請焉。⁴

芝筠，即帷儒，他還是董庵的所有者，但因帷儒遠在南潯，「初不知，及知之，又不可問」。後來李氏家族與帷儒想尋求能夠興復的法師，里中善信都認為覺柯禪師最有德望，應該敦請她來住持。覺柯，法名本信，也是女性禪師，在蘇州明因禪院弘法二十餘年，會下女性修行者常有百人之多，道風卓著。之前一揆離開時，也曾請之繼任。伏獅那時尚未荒廢，覺柯無意受此利養，而今既荒且廢，覺柯很有義氣地，在大家禮請下，反而願意承擔起來，於是從明因禪院乘舟南來。

覺柯來到伏獅時，數千信眾男女都聚集來歡迎她，大家環繞伏獅諸廊室間，

³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伏獅禪院下，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。頁710。

⁴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伏獅禪院下，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。頁710。

見四壁無一全者，覺柯無處休息，便先於伏獅之東的東庵棲息⁵。東庵當初是祇園另一嗣法弟子普聞所募建，雖然在伏獅之旁，但卻仍保堅固沒有被拆毀。覺柯遂有感嘆：

夫院主之一家而毀，菴以成之眾而存，師迺喟然嘆曰：此前事可鑒矣。且今之勢，亦仍有難責之一家者，商之董氏，亦以為然，師因遍募之里中，暨他郡邑，董氏亦為募之潯谿。⁶

「院主之一家而毀，庵以成之眾而存」這句話，點出庵院發展的困境，庵院初始多為私人所有，也因此容易受家族人事之牽制與影響，旁人也無從干涉。募之十方所成的庵院或叢林，反而因公眾之力，得以互相撐持、守護。所以伏獅毀壞，而東庵卻能固存。於是覺柯便與帷儒商量，改以募化方式來重建伏獅，募之梅里、南潯及其他郡邑，帷儒亦有同感。在祇園住持時，從更名、弘法上，將董庵由私庵帶往十方共修道場的路上走，此時，覺柯更實實在在地於募款上脫離私人附屬的角色，要將伏獅真正轉為公眾十方之禪院道場。

經過數月，鳩工集材，將伏獅先樸實地恢復起來。可惜的是，覺柯不久因生病，回明因禪院，便將興復伏獅之事交予弟子御符，御符亦善盡職責，悉心經營，不遺餘力。並將王庭所寫的記文刻碑留存，以為長久之計，此時是康熙二十六年（西 1687）。

五、消聲沈寂到火煉成鋼

前面記載伏獅禪院地方志：楊謙《梅里志》，是光緒三年（西 1877）的刻本，並說伏獅「今廢」。它收入的文字是二百年前、康熙二十六年的事了！當代的狀況卻只說「今廢」二字，並沒有談到御符住持後的伏獅到底如何？御符之後又是如何？為何又再荒且廢而終至成為「今廢」？這二百年間的事，史家輕易地二字帶過。總之，這樣又過了四十幾年，到了民國十一年（西 1922），余霖編著《梅里備志》，裏頭也沒有記載到伏獅。這是可以理解，因為既然已廢，想必也沒有資料可備可補了。於是二百四十幾年的漫漫時日，伏獅禪院歸於沈寂了。御符之後，是經費因素？是私庵、人事因素？是女性道場不易生存？是沒有修証有成的女性禪師、比丘尼可住持？清初之後，禪宗沈寂不少，整個佛教發展已不同於明末清初時期，對女性修行者亦是如此，不管是遇到什麼樣的困境，伏獅必是再度荒且廢兮，灰飛煙滅歸於塵土矣。

當筆者埋首於古典文獻、禪師語錄之中，也壓根兒沒有想過還會有什麼痕跡

⁵ 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有關「東庵」的這段文字，在「清光緒三年的刻本、上海書店 1997 年的影印本」，是模糊不清，有缺漏的。承蒙嘉興圖書館、秀水書店店長范笑我先生，請吳先生幫忙找出幾個字來，在此致上謝意。雖然如此，但是否名為「東庵」，卻不確定，相證於《梅里志》伏獅禪院下，有「一名董庵，在小橋濱，左有東庵」句，斷定應是「東庵」。雖然無法全部找出原來文字，但依後文之意，亦可推測得知。

⁶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伏獅禪院下，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。頁 711。

留在現代。尤其是這一大段時世變化，對文化、宗教的破毀，是歷代少見的非比尋常，連大叢林道場都無法倖免，更何況是先天不足的女性道場？

直到民國九十三年八月（西 2004），以電腦蒐尋關鍵字，在一大堆無關緊要的資料尾端點到一條：「嘉興統計信息網」「嘉興概況」下的「曝書亭」介紹文章，最後一段是：

在王店镇，旧还有铁佛寺，又名伏狮禅院、董庵，建于明崇祯末年(1644)，庵内有大佛一尊，铁铸，身高约3米，佛像分三次铸成，现董庵已废，有关部门拟重建。⁷

朱彝尊的曝書亭在王店鎮，是當地著名的景點，文章末尾附帶地提到王店的另一個訊息：一個已毀的庵堂：董庵，又名伏獅禪院，又名鐵佛寺，有關部門擬重建等等。短短的一段話，有如天外一光，照亮了伏獅禪院的現代蹤跡，讓祇園禪師活到現在來了！因網路搜尋、也因最近大陸發展觀光的熱潮、也因朱彝尊，這位在《明詩綜》中選入祇園詩偈的人！他年青時見過祇園，其伯祖母就是祇園重要的女弟子啊！

於是首先上王店鎮公所網站，內容並沒有關於重建董庵之事，於是進入梅里論壇中詢問。版主梅曉民先生回應：「铁佛寺已废，大铁佛也在大炼钢铁时被溶为铁水，现仅存一帧照片在《王店镇志》上」。再進一步詢問，另有姚建新先生回信告知：「据《王店镇志》记载及当地老人回忆，49年的时候，寺院就已毁，只留下一尊巨型铁佛，当地乡民搭了个草棚为之遮风挡雨。到了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，铁佛也被溶为铁水。人世沧桑，目前已找不到一点痕迹了。《王店镇志》，现王店镇人民政府档案室有藏，欢迎前来查阅，到时可赠送您一本」云云。後來得知梅先生與姚先生都是王店鎮文化工作站的人員。沒想到，伏獅竟然沒有在清初毀廢，也沒在光緒時期「今廢」！？二百多年的消聲匿跡，竟還絲絲存續，活生生地殘存於文獻之外，而且目前還有當地的老人曾看過董庵！

正逢當年暑假筆者要至南京發表論文，便當下計劃前往嘉興王店，展開一趟尋訪伏獅祇園的過程，將紙張上的文字意象，化成眼中的具體風光，雖然庵堂已毀，然可看梅溪淌流，踏伏獅基地，聽祇園曾用來開堂說法、棒喝點撥的鄉音，以及是否可從地心傳響出三百年前的脈動？

由於姚建新先生曾提到：梅里还有很多老人对「鐵佛寺」有所了解，到時候可安排採訪。在九月十三日到達王店時，天氣陰雨，颱風剛離開台灣，正往浙江而來，姚先生、梅先生安排老人們讓筆者訪問，並相陪前往，一行人搭公務車，來到一個類似老人安養院之處，伏獅庵就在這附近。有七、八位老人聚集過來會客室，其中一位是姚先生的祖父。老人們開始聊起鐵佛寺的大鐵佛，這些都是他們的兒時記憶。他們大約七十歲左右，共有六人。老人們講著方言，不會普通話，所以都由姚、梅二位先生翻譯，今整理如下：

⁷ 見網頁 <http://www.jxstats.gov.cn/jxgk/lyzy/bst.asp>

一、鐵佛寺，約在 1937 年就只剩下鐵佛了，約四米高，大家搭草棚爲其遮風擋雨。老人們小時候，還爬上去鐵佛的耳垂處玩耍。鐵佛表面是光滑的，額上有卍字。背後有小門，可入鐵佛內，內中有內臟、心、肺等器官（案：我進一步確認，老人們說他們有爬進去玩過，確實看到心、肺等臟器）。鐵佛究竟是那一尊佛，則不清楚。最後，鐵佛在大煉鋼時，被送去烈火煉鋼了。鎮上某個人家還有鐵佛的大照片。（見照片 1）

二、當地人傳說，以前有姓董的姑娘，不願意嫁，其母就在此爲其建庵。但只知叫董庵，也稱鐵佛寺，卻不知有伏獅之名，也不知以前在此有位女禪師。他們孩堤時，整座庵堂是三間平房，鐵佛安置在中間那間。所以董庵在那時也是座尼姑庵，曾住有二位尼姑，一個不到 30 歲，一個約 40、50 歲，後來民國 38 年解放時，她們就跑離了，當時大家都喧傳她們是特務，現在被識破了，所以逃跑了。（案：姚先生聽到此處，便從旁說明：當時因爲政治因素，常用這種方式來解釋，應該不一定是如此！）1948 年，有海寧來的比丘尼（案：之所以知道海寧，是根據一位海寧來的智泉和尚所說），從海寧的庵院拆來建材，用來整修董庵。

三、當時庵堂男女都可去，寺旁有所謂的仙草，村人都會採煮來吃，說是可保平安（案：說到此，大家都笑著說，當時沒有東西吃，就吃草啊！）那時董庵香火很旺，可以抽籤。過年時會前往拜拜。

董庵當年所在地，相當於現今王店鎮廣平路上的印刷廠、衣飾廠之間，庵前昔日有條小河溝，今已填或蓋起來。

當年王店的尼姑庵有：梅溪庵、眉庵、慈義庵、自在庵、指日庵、觀瀾庵。

四、董庵到古南禪院約 300、400 公尺。古南寺很大，有口大鐘，須三人合抱。有戲台。日本戰爭之前已毀。（案：古南禪院，是祇園師兄牧雲通門的重要道場，祇園到董庵開法時，曾先到古南向牧雲照會。祇園去世時，亦由牧雲爲其安座、封龕）。孫中山曾在民國元年來到王店，之後當地人就將古南寺拆了，在車站附近蓋中山廳，以志紀念。

看來伏獅之名已歿，董庵之名依然，鐵佛之名之像也依舊，而作爲女庵的性質竟然也沒有改變，是驚人的存活力？還是宗教綿密的力量？老人們講的是口述歷史，年代容有不確定者，但大致上與《王店鎮志》所言差不多，這本《王店鎮志》是西元 1996 年，由王店鎮編纂委員會，沈一超主編，裏面提到伏獅禪院，分別列於「文化、文物古跡」以及「民間傳說、古跡出典」下，其對伏獅禪院的過去歷史，根據的都是王庭的重建記，重要的是，增加了現代狀況的資料：

鐵佛寺，原名董庵，又名鐵佛庵，明末天啟、崇禎年間（1627-1628）建成，庵內原有鐵鑄大佛像一座，佛身高約 4 米，所用之鐵，厚達半個指頭，分三層鑄成。清代末年，董庵日漸破落，民國時，毀壞甚多，「大躍進」

中，庵院盡毀，露天鐵佛一尊，在 1958 年「大煉剛鐵」中，亦作了煉鋼之用。1956 年后，曾列為省藝術建築二級文物，現僅存鐵佛像片一張。⁸

想當年或許爲了讓佛像久留住世，以鐵鑄佛，果然鐵佛之存在，讓董庵在名義上多留世幾年，雖然落得日曝雨淋，引來鎮民建草棚遮風避雨，就如同當年荒廢時，旁觀者側歎的心意一般，只是之前委之有人，今日卻敵不過世事人心的劇烈變化！代表僧寶的伏獅院名亡歿，仍存家族人事之董氏庵名，而鐵佛撐持到最後，在巨大烈焰中火煉成剛，董庵真正灰飛煙滅，寂滅矣。

祇園當年，有一次爲慈緣禪人起龕舉火，而說偈言：

丙丁童子熾然說，無位真人撒手行，信步踏翻生死海，優曇華發少林春，急薦取，莫沈吟，遍界無非淨法身。⁹

如今丙丁童子，果然正熾然說著，鐵佛撒手、信步地，踏翻生死海，踏翻怨憎會，踏翻此岸彼岸，踏翻那無數的爭鬥，何等自在地，讓人們看到那遍界無非淨法身的妙意。祇園還並以火炬打圓相云：還見麼？！

與老人們相談之後，大家起身走到外頭，往隔壁巷弄底走去，江南溼潤的石板路上，看到眼前有二座簡樸的水泥柱門，分別是印刷廠、衣飾廠，右邊衣飾廠門內有個中型庭院，庭後是平屋，屋內有人正在處理衣服類的工作，姚先生指著平房後方說：董庵大概的位置，就在那裏！在石板式的小巷弄，正位於丁字路口，完全看不出梵刹禪意的環境，但生住異滅的教化豈不是在這裏？大夥兒便立於門前拍照作爲紀念。

辭別老人們後，再去看看貫穿王店中心的梅溪，車子繞到溪旁，溪邊人家處處，天色依然陰暗，但卻清新，溪水淙淙，流了三百多年，流了千年，祇園之影可否曾經映現在此？終於見到文獻上的梅溪。再往長水塘與梅溪的交會處、想起一揆與母親就是經由此水道來到伏獅參禪打七，拜祇園爲師。又尋往古南禪院的舊址（今在市場邊），一路上都飄著毛毛細雨，正是江南麗水風情，陰霾的天，正像幫助我們通到歷史古老的時光墜道，回到那個明末又蒼桑又繁華的年代。

六、尾聲：大地平沈的金粟山

之後，姚先生再幫忙連繫茶院村，即金粟山所在地的政府機構，打了很多電話，終於請海鹽政府連絡茶院村村長，特地留在村公所等我們。於是司機載著我們下午三點十分起程往金粟山。金粟山之廣慧禪院，是祇園最重要的參學之寺院，是明末禪林很重要的寺院之一，密雲在此教化許多能主一方的弟子出來，祇

⁸ 沈一超主編《王店鎮志》第三章，（北京、中國書籍出版社、1996），頁 356。

⁹ 見《伏獅祇園禪師語錄》卷上，頁 432 下。

園就在此接受密雲、石車的教化，也在此接受石車付予的如意，承繼臨濟宗的法脈傳承。更是在此讓諸方禪侶疑駭驚訝，最後看到她的大機大用，而心服口服。

王店到金粟山，約 30 公里左右。一路經過農村田間，又因在修路，於是繞這繞那，經過一個個小小的村落之間，問過一個又一個在地人：茶院村辦公處所在。眼目所及，有看到田間，也有山勢被削成一半，裸露內部紅、黃土的形樣。終於在四點三十分到達茶院村的辦公室。一棟樓房，蓋在一望無際的田中，只剩村長一人在等著我們。入辦公室稍談一下，就趕去看金粟山。在辦公室中問了個關鍵的問題：金粟山還在嗎？透過翻譯，村長說：已經被鏟平了，用來作建材之石。啊。

去看金粟山遺跡吧！乘車去，約幾分鐘、先到重修金粟碑亭前，有碑有亭，此時雨已經開始再下下來。再走向所謂的金粟山位置，只見半圍（約四分之一）土丘台，約十公尺高。山之左右有公廠民房，但未貼近山。中間有青草一片，所以沒有靠近。村長說，本來山高約五十公尺（以下）。山四週原有 5000 多間房子，是以前的僧房。經年毀壞，又要蓋茶院橋，就把房子皆夷平。前幾年有新加坡的學者來訪過。此時雨愈下愈大…

七、典型何日再來

當年王庭之所以會寫伏獅禪院重修記，是因王庭去見覺柯時，有建院辛苦艱難之慰問，覺柯卻說，建設不難，難在如何維持不墜，保持下去，她說：

所慮者，如此院之盛，甫六十年，已至於荒且廢，後此，更幾十、百年能保無此事乎？再冀於後之興復，當存碑碣於永日，使異時知之。¹⁰

此後過十、百年，難保伏獅不會再荒且廢，所以爲了能維持伏獅的存在，爲了讓祇園之典型能住世，即使會再度荒廢，只要留下事跡，刻之碑碣於永日，後人見此記文，見賢思齊、見法知繼，就有再度興復的可能。今日，賴以永日的碑碣已滅，刻在紙張的記文仍在，作爲十方道場的伏獅已廢，私人家庵的董庵也毀，堅立三百多年的鐵佛畢竟也化，最早離開的祇園，典型是否再來？

祇園曾在某個四月八日佛誕之時陞座，她依緣舉世尊出母胎，七步周行，十種祥瑞之事，引雲門之語：「當時我不在，若在，一棒打殺餵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」，祇園就此再下一轉語曰：

雲門雖則掣斷金鎖玉關，未免渾身泥水。若到伏獅門下，一點也用不著，且道有甚長處？下座，一時打散。¹¹

¹⁰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伏獅禪院下，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。頁 711。

¹¹見《伏獅祇園禪師語錄》卷上，頁 424 上。

下座，一時打散，也要還幾個女禪師來！

附記：

非常感謝嘉興王店的朋友：姚建新先生、梅曉民先生的熱心協助，他們愛鄉之情溢於言表。還有嘉興圖書館秀水書店店長范笑我先生，為筆者尋索文獻上的缺字。更感謝接受訪問的老人們：左鈺清女士、馮文培先生、徐幼騰先生、姚祥福先生、蔣贊成先生、王惠泉先生等六人。他們與鐵佛、董庵相處的童年記憶，他們的鄉音，對我而言都是很寶貴的資料。沒有這些長輩與朋友，就沒有這趟尋蹤之旅，對祇園、伏獅的了解也會缺了那活生生的一半。